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自主建构： 十五个核心命题及其理论阐释

刘明辉¹, 韩小芳², 刘雅芳³

(1.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2. 南京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财富管理部, 上海 200120)

[摘要] 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审计理论研究的使命。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 聚焦两大核心研究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特色”内涵与哲学基础是什么? 如何基于该基础构建逻辑自洽、系统完备的理论架构? 以“党的领导-人民中心-国家治理”为核心逻辑主线, 通过“元命题-价值命题-基础命题-功能命题-保障命题”的层级架构, 系统阐释十五个核心命题的内在关联, 形成“本质属性-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制度保障”的完整理论闭环。研究旨在突破西方审计理论桎梏, 构建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的审计理论体系, 为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审计理论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 核心命题; 国家治理; 党的领导; 审计学科

[中图分类号] 239.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6)03-0012-1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需求、突破西方审计理论适用局限、实现学科自主发展的时代命题。当前中国审计理论建设面临三重现实挑战: 蓬勃发展的审计实践与相对滞后的理论供给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中国特色制度语境与基于三权分立、资本导向的西方主流审计范式之间出现日益明显的兼容性困境; 国家日益增长的全球治理贡献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国际话语权之间形成结构性落差。这三重挑战相互交织, 共同构成了推动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催生了全新的国家治理场景。在治理领域, 政策跟踪审计将监督嵌入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全过程, 通过搭建“决策-执行-监督”的闭环治理系统, 动态监控政策落地效果; 在权力监督领域, 经济责任审计打破了传统监督的局限, 创新地把“对事监督”和“对人监督”有机结合, 精准约束权力运行;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打破了传统受托责任的经济属性边界, 将生态责任纳入监督范围, 开创了“生态治理+审计监督”的新模式。这些创新实践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需求, 但这些实践超出了西方基于市场经济和公司治理的传统审计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 迫切需要一套适配中国本土的审计理论体系。另一方面, 现有审计理论体系确实存在明显短板。例如, “审计独立性”“受托责任”等核心概念、风险评估模型分析框架、绩效评价等价值标准基本来自西方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无法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和实践逻辑充分呼应契合, 以至于不能形成一套真正有本土解释力、能指导实践的系统性理论创新体系。与此同时, 我国在审计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众多成果, 比如政策跟踪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型审计等, 但问题在于这些实践成果没有被提炼成具有普遍解释力、能与国际对话的理论表述, 导致理论发展跟不上实践创新脚步, 两者出现明显的脱节。这不仅影响中国审计学自主理论体系的建设, 还限制了中国在国际审计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理论体系的构建绝不能脱离中国自身的制度语境与治理实

[收稿日期] 2025-1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22STA054)

[作者简介] 刘明辉(1964—), 男, 湖南汨罗人,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审计理论研究, E-mail: 13904112898@qq.com; 韩小芳(1983—), 女, 安徽潜山人,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博士, 从事审计与内部控制研究; 刘雅芳(1991—), 女, 辽宁大连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富管理部科员, 从事运营数据分析研究。

践,必须彻底摆脱对西方审计范式的路径依赖,打造出适配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的自主理论框架。当前,中国审计实践已涌现出政策跟踪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数智化审计等创新性成果。然而,理论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既有理论成果大多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整合;元理论根基太薄弱,对审计本质、价值导向等根本性问题的哲学探讨不足;本土概念创新滞后,核心概念依然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这些问题导致现有理论未能充分回应“中国审计的特色内涵是什么”“自主审计理论体系如何构建”的核心追问,自然也就难以完全支撑审计实践的创新发展。

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两类核心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支撑这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第二,如何搭建出一套既逻辑自洽又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架构,将“本质属性-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制度保障”这几个层面真正打通串联起来?通过提出十五个核心命题,并逐层展开分析,本文试图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助力审计理论与实践实现真正的深度融合。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回顾

一是本质定位与功能认知的深化。人们对审计本质的认识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逐步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早期“免疫系统论”^[1]借用生物学的比喻,强调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防御、稳定与预警功能,奠定了认知基石。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提出“国家治理观”^[2],将审计看作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机制。新时代,“经济体检论”^[3]被提出,成了审计最新的功能定位,要说明的是,它并不是推翻前面的观点,而是聚焦“预防-诊断-治疗”的全流程治理逻辑,刚好贴合国家治理对审计“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的实践要求,体现了功能认知的逐步深化。二是制度建构与领导体制的共识。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当前研究中公认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指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4-5]。学者们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角度论证了该体制的必然性与优越性^[6],也围绕中央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讨论了如何在具体机制上落实党的领导^[7]。可以说,这一体制为审计监督真正发挥作用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支撑。三是审计文化建设与精神重塑。在文化建设层面,相关研究对新时代审计精神做了新的提炼,将其概括为“独立、客观、专业、谨慎、公正”^[8],并强调“独立为本,客观为魂,专业立足,谨慎致远,公正制胜”。这已经不再是单纯技术层面的要求,更多地是在塑造审计人员共同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为理论体系注入了精神内核。四是业务创新与实践范式拓展。中国丰富的审计实践催生了独特的业务范式。政策跟踪审计^[9-10]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11]等创新实践,不仅把监督的范围延伸至从政策出台到落地的每一个环节,还拓展到生态治理这个全新领域,跳出了传统账项基础的审计范式,为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五是技术赋能与方法论革新。数字时代,研究型审计^[12-13]、数智化审计^[14-15]和科技强审^[16-17]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学者探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变革审计技术方法^[18],这也为理论体系拓展了一个十分鲜明的技术维度,让理论紧跟时代步伐。六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自觉。较多学者意识到突破西方话语的束缚、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至关重要^[19-20]。相关研究开始集中探讨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内涵与路径^[21-23],标志着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全面自觉的阶段。

尽管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以下三点突出不足,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一,理论体系碎片化,缺乏核心逻辑主线的系统串联;第二,哲学基础探讨不够深入^[24],元理论支撑薄弱;第三,国际对话能力不足,理论建构的时代性与站位有待提升。本文的研究正是试图系统回应上述研究不足,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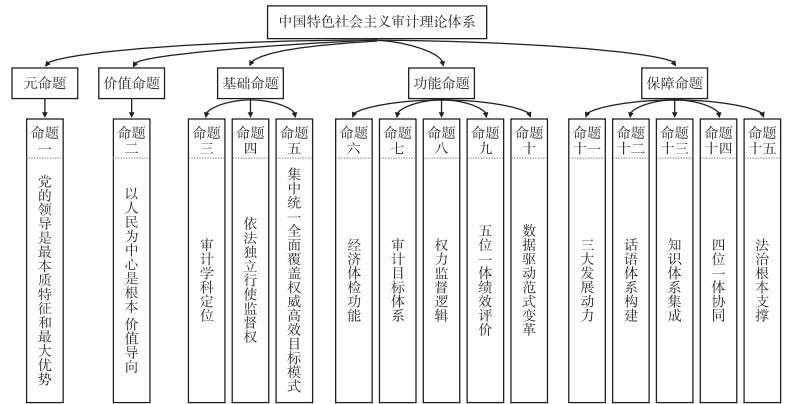
(二)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构建审计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首先,在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审计理论的政治灵魂;其次,在价值立场上,以人民为中心是审计理论的价值内核;再次,在实践导向中,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审计理论的核心使命;最后,在建构方法上,坚持“两个结合”是审计理论实现创新的关键路径。这些重要遵循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引。

三、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框架

(一) 研究方法:核心命题法

本文采用核心命题法作为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该方法致力于构建宏大理论体系,主张以能够回答学科根本问题的元命题为支点,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形成层级化的理论架构。本文遵循“本质属性-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制度保障”的逻辑脉络展开论述。这一设计既保持了理论体系的开放延展,使其能够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又确保了内在结构的严谨自治。



(二) 理论框架:层级化的核心命题体系

基于“核心命题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五大层级、十五个核心命题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框架。该框架遵循从“本质属性”到“价值导向”,再到“实践路径”与“制度保障”的递进逻辑,其结构如图1所示。这五个层级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形成了一个“本质属性-价值导向-实践路径-制度保障”的完整理论闭环。十五个核心命题如同整个体系的“骨架”,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宏大架构。

四、元命题:本质属性与政治根基

元命题要回答的是审计是什么、由谁领导此类最根本的问题,这也是整个理论体系逻辑闭环的起点。

命题一: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

该命题回应“由谁领导审计”的根本方向问题。对该命题的深刻阐释,不仅是一种政治宣示,而且是一项严肃的理论建构任务,旨在为整个体系提供无可动摇的合法性根基和方向性指引。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审计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目的就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7]。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有广泛法定权限、与其他监督相贯通、全国一盘棋的对党、政府、人大及人民负责的有机统一综合审计模式^[25]。接下来从三个层面对该命题进行论述。

第一,理论证成的三重维度。要完成这一理论证成,必须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述。(1)历史逻辑的必然性。这是中国审计事业发展的历史选择与经验结晶。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严格的审计制度^[26],以确保有限的资源用于革命事业,由此形成了“审计为革命中心任务服务”的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审计工作在探索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经济监督的客观需要,党领导重建并不断加强审计制度建设^[27]。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审计工作才能克服艰难险阻,与国家建设同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接领导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党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重大改革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回应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2)理论逻辑的先进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党领导审计工作的理论逻辑根植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公共权力有异化的风险,必须受到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领导审计,本质上是代表人民行使对公共权力的经济监督权,这是防止权力异化、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与此同时,这一逻辑实现了对西方审计理论“独立性”局限的超越。西方理论强调审计机构相对于政府的“形式独立”,但在资本力量占主导的社会,这种独立难以超脱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中国的模式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审计机构没有部门利益^[28],而是真正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维护人民整体利益的高度履行监督职责,这是一种更深刻、更实质的“政治独立性”。(3)实践逻辑的有效性。这是提升审计监督效能、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审计工作最根本的政治保证,有了这个保证,审计工作才能够始终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将监督力量精准投向重大政策落实、国家经济安全、民生福祉改善等关键领域,避免陷入琐碎、零散的小事里。在党的统筹协调下,审计监督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够与纪检、监

察、巡视、组织人事等监督形式打通壁垒,形成监督合力,为解决深层次体制性障碍、破除利益藩篱提供强大的权威支持。同时,党的领导还为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威慑。

第二,“最本质特征”与“最大优势”的理论内涵。基于上述三重逻辑,可清晰界定以下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最本质的特征,指的是党的领导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属性、权力来源和价值取向。该特征决定了审计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技术活”,而是政治性极强的政策性工作^[29];审计权源于党和人民通过法律形式的授予,其权威性根植于党的政治权威;审计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党的执政使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最大的优势是党的领导给审计工作带来了全局视野、系统力量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这一优势,审计工作才能避免短视,跳出局部利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监督格局^[30],也能动员各方资源,形成监督合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问题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把监督效能发挥到最大。

第三,理论证成的终极目标。充分解释清楚这一命题,最终是为了确立一条核心原则:在中国,不管是探讨审计技术方法,还是研究体制机制设计,讨论任何审计相关问题都不能离开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前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和其他各种审计理论流派最大的不同之处。

五、价值命题:根本价值导向与政治引领

价值命题是从元命题延伸出来的,其作用是明确审计活动所要追求的价值内容,确保审计工作在正确的引领下一步步前进。

命题二: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价值导向。

该命题确立了审计的价值归宿,其理论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价值主体的人民性、价值目标的公共性、价值创造的过程性。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审计价值论的理论内涵。(1)价值主体的人民性。审计监督权作为国家治理权的一部分,从法理上讲,其根本来源和最终归属都是人民,这就决定了无论何时何地,审计工作都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2)价值目标的公共性。这一属性意味着评价审计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局限于传统的经济维度,诸如成本有无节约、资金使用是否合规等,更要着眼于政治效果、社会效益和生态福祉等公共价值的各个方面。审计的最终目标是关注公共资源的使用有没有真正提高老百姓的整体福利,有没有为推动共同富裕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有没有促进社会往更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3)价值创造的过程性。“以人民为中心”不只是写在审计报告中的一句话,而是融入审计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从选题开始,就要优先关注最重要的民生领域,在审计实施过程中,要深入群众,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审计结果应及时公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面对群众关心的问题,抓好整改督办,积极回应大家的关切。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审计价值导向的实践路径。将这一价值论从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实践机制。一是在审计目标设定上,确保“国之大事”与“民之关切”相统一。战略层面要能够精准定位,审计项目的规划必须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这些“国之大事”本质就是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集中体现。二是在审计过程中,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审计人员不能只停留在账本和文件层面,必须深入田间地头、工厂社区,与普通群众面对面交流,听群众的声音,掌握第一手情况。同时,在审计核查中,要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将专业判断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更准确。三是在审计结果评价与运用上,以“人民是否满意”为最终标尺。首先,在评价标准方面,应建立包含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审计评价体系;其次,在强化整改与问责方面,必须建立健全“以人民满意为导向”的整改督办机制;最后,在制度完善方面,需要通过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深入分析,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政策优化和法律法规完善,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人民利益的深层次问题。

第三,与西方审计价值论的比较与超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实际上是对西方主流审计价值论的批判与超越。一方面,该导向突破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固有逻辑。企业审计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资本所有者,如果政府审计也简单照搬这套逻辑,很容易变成只盯着财政资金是否合规使用的“看门人”,忽略了审计本应该有的公共属性。另一方面,该导向超越了西方议会委托模式的局限。西方政府审计通常强调对议会负责,但在多党竞争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委托关系很可能被党派利益裹挟,难以保持中立与公正。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恰好跳出了周期性选举和党派利益的条条框框,始终把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诚放在首位,体现了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价值。

六、基础命题:学科属性与制度框架

基础命题主要界定审计理论的学科根基和制度边界,为理论体系提供支撑。

命题三:审计学是一门以政治学为引领、法学为基础、管理学与经济学为内核的独立综合性应用社会科学。

该命题明确了审计学的学科定位,其根本属性是政治性,运行基础是法治性,核心内核是管理性与经济性,时代特征是综合性与应用性。

第一,学科属性的传统争论与局限。关于审计学的学科属性,历来存在几种主要观点,但各有局限,不能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丰富内涵。一是“会计学分支论”,该观点认为审计学就是会计学自然延伸出来的,理由是会计负责提供信息,审计负责验证信息。但此看法未免过于狭隘,因为政策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这些领域早就超出了单纯的会计验证范围,会计学分支论根本无法作出解释。二是“管理学分支论”,该观点强调审计的控制与监督职能,将审计看作是一种管理控制活动。该观点表面上看比“会计学分支论”进了一步,实则仍过于看重组织内部的管理,难以解释国家审计所具备的宏观治理功能,也忽略了国家审计鲜明的政治属性。三是“交叉学科论”,该观点承认审计学融合了会计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更具包容性,但“交叉”一词显得有些被动和模糊,不能突出审计学自己独立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硬核。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下审计学的学科属性。(1)根本属性:政治性是第一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31]。审计权的配置、运行和目标都深刻嵌入特定的政治结构之中^[32]。这一内在逻辑要求审计学研究必须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元理论,深入探讨审计与政党、政府、人大等政治主体的关系,研究审计在权力监督、政策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等政治过程中的功能。因此,审计学顶层理论架构必然从属于政治学范畴。(2)运行基础:法治性是规范保障。审计权既然是一种公权力,行使起来就必须遵循法定的权限、程序和标准,即“依法审计”。法律规定了审计的职责、权限和法律责任,是审计能拥有权威性和保持规范性的来源。这要求审计学必须深入研究审计法律关系由什么构成、审计程序如何法治化、审计证据有多大的法律效力以及审计责任如何界定等法学问题。由此可见,法学为审计实践提供了规则框架和行为底线,奠定了审计权力运行的法律基础。(3)核心内核:管理性与经济性是专业工具。审计的具体工作主要围绕经济活动、资金运动和管理行为展开,核心技术方法源于对经济规律和管理效率的追求,审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评价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这些都是审计的基础性工作。这要求审计学需要运用管理学的控制理论、组织行为学和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经济学等工具,系统发展出审计抽样、风险评估、绩效评价等核心技术方法。由此可见,管理学与经济学是审计实践的方法论支柱,为审计学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与分析框架。(4)时代特征:综合性与应用性是发展趋势。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审计对象,如数据资产、绿色发展、民生政策等,单靠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已无法应对,所以审计学必须主动融合信息技术、社会学、伦理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知识,慢慢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一趋势使审计学呈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特征,它不是为了学科而学科,而是为了解决国家治理中实实在在的问题而集成的多学科知识体系。也正因如此,审计学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典型的应用社会科学,其理论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效果来检验。

第三,明确学科属性的重大意义。(1)筑牢理论体系的独立地位。将审计学明确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助于它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获得独立的学科建制,获取相应的资源支持与学术认可,逐渐摆脱大众对其依附管理学的印象。(2)指引人才培养的复合方向。既然审计学有自己的学科属性,那么培养出来的审计人才便不能只是会熟练查账的技术专家,而应该是政治过硬、知法守法、业务精通且知识广博的复合型人才。(3)拓展理论研究的广阔空间。审计学的多重属性打破了传统的研究边界,这一历史性突破使得学者们可以从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数据科学等不同角度去研究审计问题,有利于产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理论。

命题四: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制度保障。

中国语境下的审计独立性是政治属性与专业属性、依法独立与监督协同、形式独立与实质独立的辩证统一。

第一,中国语境下审计“独立性”的辩证内涵。(1)政治属性与专业属性的统一。党的领导是审计独立性的根本保障。从根本立场看,中国审计的独立性首先体现为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了审计工作始终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任何局部利益、部门利益或个人意志。这种政治一致性赋予了审计超越

部门藩篱、抵御不当干预的政治底气与最高权威。从实质内涵看,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组织体系和资源保障等多方面为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强后盾。(2)依法独立与监督协同的统一。法治框架是独立性的运行轨道。依法独立意味着审计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关于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和程序,法律都已罗列清楚,为独立性提供了根本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独立性并不排斥与其他监督形式的配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审计和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可以贯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增强监督效果,而不是削弱审计的独立判断。(3)形式独立与实质独立的统一。制度设计确保实质独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独立性意味着制度设计应兼具形式独立与实质独立统一的特点。形式独立包括组织独立和经济独立,组织独立是指审计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对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人事和经费都由本级政府保障,目的是减少同级别部门的干扰,让审计工作不再束手束脚;经济独立则是把审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依靠相关制度来保障基本需求,避免因经费问题而受制于被审计单位。实质独立是独立性的核心,它主要体现在精神独立和判断独立上,要求审计机构和人员在精神态度和职业判断上都要保持独立,不能妥协,不能被任何外部压力左右,只对事实、法律和职业准则负责。

第二,中西方审计“独立性”的根本区别。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独立性,关键要搞清楚其与西方模式的本质差异,具体体现在“独立于谁”和“为何独立”两个根本问题上,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中西方审计“独立性”的根本区别

对比维度	西方主流审计独立性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独立性内涵
哲学基础	源于“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思想,强调对抗性	源于“民主集中制”“系统治理”思想,强调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协同性
独立于谁	强调独立于政府部门(执行机关),主要对议会(立法机关)负责,在政党政治下易受党派斗争影响	强调在党的领导下,独立于具体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抵御部门、地方和个人的不当干预,最终对党和人民负责
价值目标	核心是保障对纳税人的受托责任,服务于议会政治和资本市场的需要	核心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实现路径	主要通过立法赋予法定地位,强调机构设置的“去政治化”	通过“党的领导+法治保障”双轮驱动,是政治原则与法治精神的有机结合

西方审计试图构建一个“价值中立”的超然地位,而中国审计的独立性则公开申明其忠于党和人民的鲜明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

第三,制度保障,即如何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为了将上述独立性理念落到实处,我国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1)宪法和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明确了审计机关的法定地位和职权,这也是审计能够保持独立最根本的法律依据。(2)领导体制保障,地方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并且着重强调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作用,有助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3)人员任用保障,审计机关主要负责人的任免也有严格的法定程序,不会被轻易、随意地撤换。(4)职业保障,通过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专业准则以及继续教育等办法不断强化审计人员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确保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5)报告路径保障,审计结果除了要向本级政府报告,还要依法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以便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命题五:“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体系的目标模式。

“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三者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逻辑链完整的有机整体。“集中统一”是前提,“全面覆盖”是基础,“权威高效”是目标。

第一,“集中统一”是审计监督体系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灵魂。“集中统一”解决的是审计监督体系的领导体制、权力架构和行动准则问题,它不仅是审计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还是实现“全面覆盖”和“权威高效”的根本前提。一方面是政治集中,这既是审计工作的最高组织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政治集中需要靠三个机制来落地:在顶层架构上,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由党对审计重大工作进行全面布局和统筹协调;在意志导向上,通过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国的审计工作政治方向不跑偏和意志统一;在资源统筹上,通过党的领导把各类审计资源整合起来,突破部门利益和地域的重重阻碍,让审计力量用在刀刃上,投入到党和国家最关切的重大领域中去。另一方面是战略统一,核心是让各级审计机关在战略目标、工作重点还有行动计划上保持高度同步,避免出现各忙各事、碎片化监督的乱象。战略统一的要求需要通过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在计划联动上,建立自上而下与上下结合的重大审计项目计划编制机制,确保审计资源精准投向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和重大风险领域;在信息贯通上,构建全国一体化的审计信息管理和指挥平

台,使得各级审计机关之间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业务相互配合,大幅度提高效率;在标准制定上,逐步建立起一套全国统一或能衔接的标准体系,尽量涵盖审计程序、质量控制、技术方法、文书规范等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审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第二,“全面覆盖”体现了审计监督体系的广度与深度。“全面覆盖”解决的是审计监督的对象范围与内容层次问题,是检验其是否无死角、无禁区的重要标准,是“集中统一”的必然要求和“权威高效”的作用领域。一是对对象覆盖,横向到边,无一例外。对象覆盖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所有管理、分配、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接受审计监督。要实现对象覆盖“横向到边,无一例外”,需要通过三个维度系统落实,即在公共资金维度,坚持“公共资金运行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覆盖所有财政预算单位及使用财政资金的各项项目和组织;在国有资产维度,遵循“国有资产布局到哪里,审计监督就延伸到哪里”,覆盖所有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在公共权力维度,实现“公共权力行使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覆盖到哪里”,覆盖所有拥有经济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领导干部。二是内容覆盖,纵向到底,多维立体。内容覆盖的核心要义是审计监督不仅要关注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还要深入关注绩效和治理。要实现内容覆盖“纵向到底,多维立体”,可通过以下机制来推进:一是全流程覆盖,从事前政策评估、事中跟踪审计到事后决算审计和整改督查,确保对重大事项进行全过程监督;二是全维度评价,构建融合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性审计评价体系;三是全风险扫描,建立从微观业务合规风险、中观运营风险到宏观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预警机制。

第三,“权威高效”是审计监督体系的效能目标与结果导向。“权威高效”解决的是审计监督的结果效用与能力建设问题,是“集中统一”和“全面覆盖”的最终落脚点,是检验审计监督体系是否真正有力的试金石。(1)权威性即审计监督的威慑力与公信力。审计监督的权威性体现为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性、审计建议的执行力以及监督本身的制度威慑力,其可通过以下三条路径来实现:一是法治权威,严格依法审计,确保审计程序规范、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二是制度权威,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压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强化人大监督、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对审计结果的运用,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制度约束;三是专业权威,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审计铁军,以精湛的专业能力赢得各方尊重和信任。(2)高效性即审计监督的生产力与影响力。审计监督的高效性体现为以最小成本、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实现最大的监督效能,推动问题解决和价值创造,实现机制主要包括:一是依托科技强审,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变革审计技术方法,提升发现问题的精准度和效率,实现智慧审计;二是通过协同增效,加强审计系统内部联动,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组织人事、司法等其他监督方式的相互配合,形成监督合力,避免重复监督;三是强化成果转化,突出审计的建设性作用,在揭示问题的基础上推动体制机制完善与制度漏洞堵塞,实现“审计一点、规范一片”的治理效果,将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七、功能命题:实践作用与实现机制

功能命题阐释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机理,回应“审计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命题六:审计发挥着国家治理“经济体检”的重要作用,核心功能是预警风险、揭示问题、推动整改。

“经济体检论”并非对“免疫系统论”的否定,而是立足新时代国家治理需求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经济体检论”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1)理论内涵,即从系统防御到精准治理的功能深化。“经济体检论”以“国家治理有机体”为隐喻,将审计定位为国家经济运行的“专业体检机构”,其核心内涵包含三重维度,一是体检目标的公共性,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经济性、合规性、效益性进行全面评估;二是体检对象的系统性,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三是体检结果的建设性,实现“治已病、防未病”的治理效果。(2)时代价值,即契合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实践需求,一是回应高质量发展的风险防控需求;二是适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导向;三是强化审计监督的制度刚性。

第二,“经济体检”三大核心功能的实现机制。(1)预警功能:风险前瞻识别的“雷达系统”。预警功能是“经济体检”的“预防环节”,核心是通过多维度监测手段,提前识别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风险,为决策层提供“风险信号”,其实现依赖大数据智能监测机制和政策实施前评估机制。(2)揭示功能:问题精准诊断的“诊

疗工具”。揭示功能是“经济体检”的“诊断环节”,核心是通过专业化核查,精准发现经济运行中的“病症”,为后续整改提供依据,其实现依赖常态化全覆盖体检和穿透式专项体检。(3)整改功能:治理优化提升的“康复方案”。整改功能是“经济体检”的“治疗环节”,核心是通过督促问题解决、完善制度机制,实现国家治理的“康复提升”,其实现依赖三大闭环机制,即整改责任压实机制、制度漏洞修复机制、监督协同发力机制。

第三,三大功能的协同逻辑,构建“预防-诊断-治疗”的治理闭环。预警、揭示、整改三大功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相互衔接、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经济体检”的完整治理链条。首先,预警的作用是为揭示定好方向。通过风险预警,先锁定高风险领域和重点单位,这样一来,后面的“体检”环节就能有的放矢,避免到处撒网,浪费资源。其次,揭示为整改打基础。精准揭示问题是有效整改的前提,只有先把病症找清楚,才能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方案。最后,整改反过来也能为预警增添力量。整改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新风险也能反过来优化预警模型,让预警变得更精准。

命题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目标是维护人民利益,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具体目标包括真实性和合法性、效益性和治理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目标集中反映了审计工作所肩负的政治使命与应实现的公共价值,而其具体目标则是这一根本目标在实践中的分解与落实。

第一,根本目标,即审计的元价值与最高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目标既与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分不开,也取决于其在国家治理整体格局中所处的战略定位,是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的目标体系,核心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三是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围绕这一根本目标,可以从五个维度进一步厘清其具体内涵,一是政治保障维度,通过审计监督,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在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得到贯彻执行;二是经济安全维度,通过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运作情况进行监督,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市场秩序;三是权力规范维度,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充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使政治生态更加清正;四是民生福祉维度,持续监督民生政策、民生资金以及相关建设项目,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有效提升;五是生态可持续维度,通过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第二,具体目标,即根本目标在实践中的分解与落实。一是真实性和合法性目标,该目标是审计最基础、最传统的目标,主要内容是财政财务收支的审查,核实相关经济活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被准确完整地记录以及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要求,这也是审计发挥“经济卫士”职能的集中体现。二是效益性目标,该目标是审计的绩效性目标,主要从三个方向来评价公共资金、公共资产以及各类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情况——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也就是常说的“3E”目标。现代审计越来越关注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更广的价值。三是治理性目标,该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建设性目标,强调的是审计在调查问题的同时,还要推动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以及优化治理,发挥“治已病、防未病”的建设性作用。

第三,目标体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根本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以及各具体目标之间并非彼此孤立或者简单并列,而是一种辩证统一、层层递进的关系,具体解释如下:(1)根本目标对具体目标起统领作用,即所有具体目标的设定与实现都必须服务于根本目标。反过来,具体目标也是实现根本目标的现实路径和操作支撑。离开了具体目标的逐步落实,根本目标便会失去落脚点。(2)各具体目标之间存在从基础到升华的逻辑递进,真实性和合法性目标、效益性目标、治理性目标分别是审计的基础、深化和升华,三者共同构成了从“合规”到“绩效”再到“治理”的完整目标链条,体现了审计职能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与提升的过程。(3)该目标体系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随着国家发展阶段、中心任务和治理需求的变化,其侧重点和内涵也会相应地不断丰富和调整。例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效益性目标和治理性目标在整个目标体系中的权重会明显上升。

命题八:审计通过“以钱溯权、以权论责”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与监督。

该命题揭示审计工作中经济监督与政治监督之间的内在逻辑。

第一,内在逻辑,即从经济监督到权力制约的理论桥梁。(1)理论基石:公共受托责任的经济体现。公共受托责任作为审计监督权力运行的理论基石,在经济层面体现为权力与资源的伴生关系。审计作为经济监督形式之一,其核心对象自然聚焦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通过核查资金流向、资产管理和项目绩效,审计能够客观还原权力运行的经济轨迹,从而对权力使用的合规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做出专业判断。(2)核心机制:

“以钱溯权,以权论责”。审计监督权力运行的核心机制体现为“以钱溯权,以权论责”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审计从具体的财务收支、工程项目等经济业务入手,逆向追踪决策、审批、执行等权力环节,从而将抽象的权力运行过程转化为具体可察的经济线索。

第二,独特路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权力的实践模式。(1)监督对象:聚焦“关键少数”。审计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作为核心抓手,将对事的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结合起来,聚焦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各级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等“关键少数”履行经济责任的实际情况,对其用权绩效和廉洁自律情况进行审计评价,对行使权力主体的监督实现实质性的强化。(2)监督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审计监督在内容安排上不是只盯着某一个环节,而是覆盖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事前,审计通过预算评审、政策评估等方式对决策权提前把控;事中,审计通过预算执行审计、跟踪审计等方式对执行权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偏差,应及时纠正;事后,审计通过决算审计、专项审计及经济责任审计等方式对整体结果进行评价和问责。(3)监督方式:专业性与政治性相统一。从监督方式来看,审计实现了专业性和政治性的有机统一,两者缺一不可、相互支撑。一方面,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以此保障审计结论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支撑,保障权力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审计要为党内监督服务,强化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审计将在工作中发现的重要线索和突出问题,按照法律法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助力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实现专业审计与政治监督相互配合。(4)监督目标:服务于自我革命与治理现代化。审计监督的目标集中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服务于党的自我革命,二是致力于提升治理效能。

第三,与西方权力监督模式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审计监督权力模式与西方三权分立框架下所形成的审计模式存在本质的区别。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具有两大独特优势:一是系统性优势,中国的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审计监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监督方式能够有效贯通与协调配合,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网络,避免了西方模式下因党派斗争而导致的监督碎片化或政治化倾向;二是建设性优势,中国的审计监督不仅满足于发现问题,更强调通过审计提出针对性建议,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和优化,使得审计工作带有鲜明的建设性导向,旨在帮助被审计单位改进工作流程,提升治理水平,而不是简单地找问题、搞对立。

命题九:审计绩效评价应构建融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体系。

该体系超越西方“3E”原则的局限,既吸收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合理内核,又拓展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维度,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短期与长期兼顾的评价指标,全面衡量审计监督的综合成效。

第一,对西方“3E”原则的批判与超越。西方传统绩效审计理论的核心是“3E”原则,即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该原则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进步意义,但也具有以下局限性:一是技术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判断;二是评价视角的碎片化;三是对外部性与可持续性的忽视。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绩效审计理论,必须在吸收“3E”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根本性的超越和创新。

第二,中国特色绩效审计理论的核心内涵,即“五位一体”的综合价值导向。中国特色绩效审计理论的核心内涵体现为遵循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综合性价值导向,涵盖五个有机统一的评价维度:(1)政治效益维度,重点评价政策执行与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致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政府公信力提升及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情况等;(2)经济效益维度,在继承“3E”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关注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推动与重大经济风险防范;(3)社会效益维度,着力考察民生福祉改善、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业和收入分配改善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等问题;(4)文化效益维度,重点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文化事业产业的发展;(5)生态效益维度,重点评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践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等。

第三,构建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的挑战、路径与初步探索。从理论到实践,把“五位一体”的价值理念真正变成一套可落地的审计评价体系通常面临三大挑战:首先是政治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维度本身就很难量化;其次是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长期观察才能显现,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最后是各效益维度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与权衡难题。针对上面提到的三大挑战,可从以下四个路径推进:(1)建立一套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将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关注短期和长期效果和影响,充分考虑微观与宏观的角度;(2)引入公共价值测评方法,例如开展民意调查、进行大数据舆情分析等,对量化难度大的效益维度进行综合评估;(3)强化战略导向和系统

分析,不能光看项目本身,而是要将项目绩效评价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去看,衡量项目对整个系统的贡献;(4)建立长期跟踪机制,对重大战略、重点区域和重要项目实行周期性、滚动式的动态评估,随时掌握进展,及时发现偏差。“五位一体”理念的落地不仅为全球绩效审计理论做出了中国贡献,更让中国审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展现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命题十:“数据驱动”是数字时代审计范式变革的核心方向。

该命题是对技术变革给审计工作带来的深刻影响做出的直接回应。

第一,范式革命,即从“账表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本质演变。“账表驱动”和“数据驱动”审计范式核心特征的差异如表2所示。审计范式从“账表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意味着审计从一门依赖个人技艺的“手工艺”,转向一门建立在数据和算法基础上的“现代科学”。

表2 “账表驱动”和“数据驱动”的审计范式核心特征的差异

特征维度	“账表驱动”的传统审计	“数据驱动”的新型审计
认知基础	基于抽样与逻辑推断	基于全量数据与关联分析
审计对象	结构化财务数据	全业态、全流程的异构数据(财务、业务、行为、文本等)
核心方法	抽样验证、穿行测试	全样本分析、智能算法模型、持续审计
风险导向	基于历史经验的固有风险、控制风险	基于实时数据的精准风险画像与预测性风险预警
审计时效	事后审计,滞后性强	事中、实时甚至事前预警,持续监控
审计师角色	信息的验证者与判断者	算法的训练者、模型的构建者、异常的解释者

第二,核心重塑,即技术对审计理论根基的冲击与重建。(1)审计证据理论层面:从充分适当转向相关可信。在传统审计理论中,主要依靠函证、盘点、检查等手段获取证据,要求证据具备充分性和适当性。但在全量数据环境下,证据形态发生改变,更多呈现为数据轨迹、算法输出、网络关系等新形式,证据的充分性被海量数据所满足,而适当性的重点也转向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算法模型的可靠性。面对这一变化,必须建立新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和算法审计准则。(2)重要性原则层面:从金额导向转向系统重要性。传统方法主要看财务报表错报金额的大小,但在复杂系统中,还得看交易之间的关联性、行为是否异常等,找出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3)审计风险模型层面:从模型导向转向数据感知。传统审计风险评估以静态模型为主,其核心公式为审计风险等于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检查风险的乘积。基于实时数据监控的动态风险感知正在慢慢替代这一传统公式,建立行为异常的动态风险指标体系后,审计不再是套公式评估风险,而是基于实时数据感知风险,提前发出预警,做到关键性的升级。

第三,实现路径,这是催生“数据驱动”审计范式的关键环节。(1)构建全域全量数据资源体系,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共享,推动业务、财务、运营以及外部环境等全域数据实现标准化接入和融合,形成审计大数据池。(2)研发与应用智能审计算法模型,具体内容包括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合同、公告、舆情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自动审阅,发现潜在风险;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清晰界定企业间的关联关系,精准识别隐蔽的利益往来和舞弊行为等。(3)培养人机协同的新型审计团队,推动审计团队结构向跨学科方向转型,将领域专家、数据科学家与审计师三种拥有不同专业能力的人员相互整合,审计师核心能力也从执行程序逐步转向提出问题、训练算法、解读结果。(4)建立数字时代的审计标准与伦理规范,制定涵盖新领域的技术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

八、保障命题:发展动力与支撑条件

保障命题要解决的是审计理论体系持续完善所需的支撑条件,其回应的基本问题是理论如何发展和实践如何落地。

命题十一:实践创新、技术变革、战略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三大发展动力。

实践创新是审计理论的源头活水,技术变革推动审计范式不断迭代,战略需求则为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第一,内在动力,即三大核心引擎的驱动。(1)实践创新:审计实践的复杂性与前瞻性挑战。生动活泼、不断发展的审计实践是理论创新最根本、最丰富的源泉,其作用于审计理论的机制主要有三种,首先是问题导向机制,实践中遇到的数据资产审计、新业态政策效果评估、跨境金融风险防范等复杂难题,倒逼理论进行回答,推动理论创新;其次是经验升华机制,将基层审计机关和人员在实践中创造的大数据审计技战法、跨区域协同审计组织方式等新方法和新模式及时总结与提炼,升华为普遍性理论;最后是实践验证机制,任何新理论、新观点都必

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的成功与否是评判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由此形成理论“优胜劣汰”的内在动力。(2)技术驱动:科技革命对审计范式的颠覆性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颠覆性技术更深刻地重塑审计的对象、模式、风险乃至本质,构成理论体系无法回避且必须回应的外部强驱动,其对审计理论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三点,首先是技术驱动引发范式革命,迫使理论回答全量数据环境下抽样理论的适用性、算法决策的审计责任界定等根本性问题,进而催生“数据驱动审计”等范式革命;其次是技术推动方法论创新,通过仿真模拟、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型研究工具,使过去无法研究的复杂系统行为成为可研究对象,从而拓展理论研究的疆域;最后是技术促使审计边界拓展,使得审计能够延伸到数字空间、虚拟资产等新领域,要求理论必须为这些新领域的审计实践提供指导。(3)战略需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宏观引领。党和国家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为审计理论发展提供了宏大的时代课题和明确的价值导向。战略驱动审计理论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在目标牵引层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要求审计理论深入研究如何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其次是在改革赋能层面,财政体制、国资国企、金融体制等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化改革为审计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现实场景,持续激发理论创新活力;最后是政策需求层面,“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亟须审计监督提供保障,要求必须在理论层面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布局,为战略落地提供有效支撑。

第二,保持开放性的核心机制。(1)对实践开放。通过建立一套稳定的审计“实务界-学术界”双向交流机制,例如,通过设立“审计实践创新基地”、组建“审计专家库”等方式,确保理论问题从实践中来、理论成果到实践中去,形成“实践-理论”循环。(2)对学科开放。审计学需要主动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数据科学、行为科学等多学科与审计学交叉融合,设立交叉研究项目,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使拓展审计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不断扩展,解释问题的理论维度不断丰富。(3)对世界开放。要关注国外审计的最新动态,但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有选择地、批判性地吸收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不能生搬硬套。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合作研究。通过彼此学习,取长补短,将理论体系变得更加科学,更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

命题十二:中国特色审计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是提炼标识性概念,实现国际有效对话。

此命题是理论体系的传播与认同命题,注重的是中国审计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审计话语体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1)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扭转“话语逆差”与“理论赤字”的关键。长期以来,在国际审计学界的主流话语和标准上,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虽然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因缺乏有效的理论概括,常常被误解甚至被直接忽视,这正是“话语逆差”与“理论赤字”的真实体现。(2)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争取国际规则制定主动权的要求。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来越深,在联合国审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平台上,中国还需要依托一套成熟的本土话语体系,以有效参与甚至引领国际审计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切实维护国家利益。(3)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向全球审计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具体表现。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面临的情况相似,例如经济转型、反腐败等治理挑战。将中国审计的成功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地总结和表达,能够为全球审计治理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贡献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

第二,核心挑战,即跨越话语体系的“鸿沟”。构建一套有效的中国特色审计话语体系面临两大核心挑战,一是对内提炼问题,如何将中国审计的实践优势,如“经济体检”功能、“党政同审”制度从经验层面上升为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具有可复制性的理论优势,而不再局限于政治口号或工作总结式的表达。二是对外传播问题,关键在于寻求中外审计理念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借助国际审计学界能够理解与接受的学术语言及案例,清晰阐释中国审计的独特逻辑及其价值。

第三,构建路径,即提炼标识性概念与创新传播范式。(1)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在元概念层面,需要从公共受托责任、国家治理等普遍理论出发,阐释“党领导下的审计工作”如何实现更高级别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在功能概念层面,需用系统论、控制论等科学语言,将“经济体检”转化为可操作的“预警-揭示-防御”机制模型,并与全球关注的“风险治理”“韧性建设”等议题对接;在实践概念层面,需将“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置于“政策评估”“绩效审计”的国际框架内,突出其“事中、连续、以保障政令畅通为目标”的独特性以及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借鉴意义;在形态概念层面,需将“经济责任审计”与“问责”“领导干部监督”等概念串联,阐释如何将“对事监督”与“对人监督”相结合,为破解“官员问责难”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2)创新话语传播范式,实现有效对话。一是采用共通的学术语法,使用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分析框架和论证逻辑来阐释中国审计实践,使研究成果在方法论层面更易于被国际期刊和学界接受。二是围绕中外都关注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如基础设施项目做得怎么样、环保资金用得如何等。三是着力打造高端平台,同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例如,支持创办一本高水平的英文审计期刊,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审计研讨会,通过这些方式,掌握审计领域的议题设置权。同时,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他们既懂中国实际情况,又通晓国际规则和学术表达方式,既有官员身份又有学者素养,或者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学术功底,让他们在中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四是善于运用案例和数据说话。比如推出高质量的英文版《中国审计案例集》,用翔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直观展示中国审计的具体成效。

命题十三:系统构建基于国家治理导向的审计知识体系。

此命题是理论体系的集成应用命题,标志着理论构建从“分散研究”走向“系统集成”,从“理论阐释”走向“实践赋能”。

第一,核心内涵,即从“审计观”到“治理观”的升华。国家治理导向的审计知识体系是以国家治理为目标,以审计活动为核心,集成多学科知识而形成的综合性、应用性知识系统。该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审计观”到现代“治理观”的升华,具有以下四大核心特征:一是目标层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战略性,该知识体系始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根本导向;二是内容层面呈现高度交叉性与集成性,通过对多学科知识的创造性融合与再加工形成新的知识生长点,如“政策审计理论”就是政治学、公共政策学和审计学融合的产物;三是功能层面突出建设性与前瞻性,不仅关注问题发现,而且侧重于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与风险预警,致力于提升治理体系的韧性与适应性;四是形态层面强调系统性与显性化,通过系统编码与整合将审计人员的政治判断、政策解读、系统分析能力等“默会知识”和外在于审计的“他者知识”转化为可复制传播的显性知识成果,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指南。

第二,知识体系的框架构建,即搭建一个多层次、模块化的系统。可以将国家治理导向的审计知识体系构建为一个由“道-法-术-器”四个层次构成的立体框架,层层递进,相互支撑。(1)审计治理理念层(“道”):知识体系的“灵魂”,涵盖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国家战略等政治原则,国家安全观、新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等价值导向以及“经济体检论”等审计哲学,为整个知识体系提供价值判断的“罗盘”和根本遵循。(2)审计治理理论层(“法”):知识体系的“大脑”,是前述各核心命题的理论结晶,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本质属性、功能定位论等元理论,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理论、经济责任审计理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理论、绩效审计理论等应用理论,以及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理论、审计推动体制机制完善的路径理论等整合理论,为知识体系提供分析框架和逻辑模型。(3)审计治理方法论层(“术”):知识体系的“躯体”,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是把理论变成实际行动的关键中间环节,具体包括政策跟踪审计、生态审计等特有审计模式,系统性风险识别与评估方法、公共政策效果评估模型等治理分析工具,以及审计计划与国家规划对接流程等协同流程,为知识体系提供一套标准化、可操作的工作体系。(4)审计治理技术层(“器”):知识体系的“手脚”,为上述各个层面的高效运行提供技术层面的基础保障,具体包括审计大数据平台构建与管理、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等数据技术,智能算法应用解释等分析技术以及数据安全共享等协同技术,为知识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第三,构建路径。构建国家治理导向的审计知识体系需通过知识萃取、学科融合、平台建设与人才培养四大路径系统推进:通过系统总结审计机关在服务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典型案例,将其从“最佳实践”提炼升华为“普遍知识”;鼓励审计学者与政治学、公共管理、法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展深度合作研究,共同攻关国家治理中的复杂审计问题;搭建“国家审计知识中心”,以数字化形式集成理论成果、案例库、数据集、模型工具,并向审计系统和社会研究机构开放;改革审计教育体系,培养掌握“政治-法律-业务-技术”复合型知识的“治理型审计师”。

命题十四:“四位一体”构成协同统一的审计学科体系。

国家审计、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军队审计“四位一体”的架构是基于“目标统一、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系统设计理念,旨在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审计监督格局。

第一,“四位一体”架构的理论逻辑,那为何是这四类审计。(1)治理层级适配:覆盖“宏观-中观-微观-特殊领域”全链条。国家治理是分层推进的系统工程,不同类型的审计主体要在不同层面各自承担责任,发挥独特作用。国家审计针对宏观治理,监督公共资源宏观配置与政策落实;内部审计针对中观治理,重点关注组织治

理效能;注册会计师审计针对微观治理,负责鉴证市场主体信息的真实性;军队审计针对特殊领域治理,为军事资源安全提供安全保障。四者相结合,形成“国家-组织-市场-军队”的完整治理覆盖网络。(2)制度属性协同:融合“行政-市场-自我-专项”监督优势。国家审计有行政权威,能给协同提供权威上的支撑;注册会计师审计有市场专业优势,能给协同提供专业上的基础;内部审计能自我适应、贴近一线,能给协同提供信息上的支撑;军队审计有特殊的规范性要求,能给协同提供专项保障。这四类审计协同,就能有效避免一些常见问题,比如行政监督越界干预市场或者市场监管缺乏权威等。

第二,“四位一体”的核心特征,即目标一致与功能互补。(1)共同目标: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同向”。尽管四类审计的具体对象与场景不同,但其最终目标高度统一于通过监督保障资源安全,提升治理效能,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它们如同四支协同作战的队伍,从不同维度共同支撑国家治理大局。(2)功能互补:构筑“四层防线”的“各司其职”。四类审计在国家治理中承担差异化功能,形成系统性的监督合力,即国家审计是宏观层面的“战略守护者”,把控国家治理方向,防控系统性风险;内部审计是中观层面的“风险防控者”,优化组织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微观层面的“信用鉴证者”,维护市场信息真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军队审计是特殊领域的“军事保障者”,监督军事资源效益,保障战斗力生成。这种功能互补性确保审计监督既能应对常规治理需求,又能覆盖特殊领域。

第三,“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即如何实现全国一盘棋。一是计划协同,避免多头审计与监督盲区。在制定年度项目计划时,国家审计要同步征求其他审计类型的意见,明确各自责任分工与协同重点,确保审计资源合理分配。二是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与数据壁垒。通过建立全国性审计信息共享平台,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实现四类审计数据的同源共享与线索互认,夯实跨类型、跨领域的综合分析基础。三是成果利用,避免成果闲置与重复劳动。建立成果互认机制,使国家审计对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合规性结果予以认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鉴证。四是监督贯通,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审计监督与党内监督(纪检监察)、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各项监督形式之间实现有效贯通。

命题十五:法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有效运行的根本支撑。

法治保障是前述所有命题的基础和支撑,尤其是对命题四(依法独立)、命题五(集中统一)和命题十四(四位一体协同)。

第一,构建审计法治理论的核心要义。(1)权限法定:审计权的来源与边界。审计权须由宪法和法律明确授予,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及管辖范围均须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严格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准则,以遏制权力滥用,保障审计权的正当性。(2)程序正义:审计权运行的规则与流程。审计权的行使不是任意裁量的过程,而是法定程序规训下的规范行为,这一程序涵盖审计活动的完整流程,即从制定审计计划、下达通知书、现场实施、调查取证、出具报告到最后督促整改的整个流程。每个环节的程序规范都要清清楚楚、公公正正,用程序上的公正来保证结果上的公正,以保护好被审计单位的合法权益。(3)责任担当:审计权的监督与制约。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必须对其履职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全面贯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基本准则,旨在确保审计权的独立、客观和公正,防止审计权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即从制度上遏制审计权的异化。

第二,明确审计权的法律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1)职责边界:聚焦公共领域,不介入私人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监督的核心对象是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管理、分配和使用行为,审计权主要作用于公共领域,原则上不介入纯粹的私人部门活动。(2)权限边界:恪守法定权限,不滥用强制措施。审计机关虽依法享有调查权、建议权与移送权,但其调查必须与审计事项相关,并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处理处罚权主要表现为建议纠正、移送线索等有限方式,体现了审计权与司法权、监察权的分工与协作。(3)对象边界:对事与对人结合,不超越经济责任。审计坚持对事监督与对人监督相结合,既监督财政财务收支活动(对事),也通过经济责任审计监督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职责的情况(对人),但对“人”的监督必须严格限定在与经济责任相关的范围内,确保规范行使审计权。

第三,规范审计权的运行程序:从“计划”到“整改”的全流程法治化。(1)审计计划环节:科学公开,聚焦大局。建立科学、公开的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制定机制,确保审计资源投向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最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2)审计实施环节:规范取证,保障权益。严格规范审计取证、审计工作底稿编制

等行为,保障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相关性,并完善审计听证程序以保障被审计单位的陈述和申辩权。(3)审计报告环节:事实清楚,公开透明。确保审计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同时建立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4)审计整改环节:跟踪督查,严肃问责。强化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检查,建立整改销号制度。

九、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十五个核心命题的层级化阐释,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特色内涵、哲学基础与构建路径。研究表明,该理论体系的“特色”集中体现为: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以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使命,以“经济体检”为功能定位,以“四位一体”协同为组织架构。该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创新在于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与西方审计理论范式迥异、基于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实践的理论体系,在哲学基础(民主集中制 VS 三权分立)、价值目标(人民利益至上 VS 股东或议会委托)、功能定位(治理导向 VS 鉴证导向)等方面实现了全面超越。其哲学基础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实现政治性与专业性、独立性与协同性、本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十五个命题按“元命题-价值命题-基础命题-功能命题-保障命题”的逻辑层级展开,形成完整理论闭环:元命题(命题一)确立审计的本质属性,回答“审计是谁”的问题;价值命题(命题二)明确审计的价值导向,回答“为谁审计”的问题;基础命题(命题三、命题四、命题五)界定审计的学科属性、制度保障与监督体系目标模式,奠定理论体系的学科与制度根基;功能命题(命题六、命题七、命题八、命题九、命题十)阐释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作用机理,明确“审计如何发挥作用”;保障命题(命题十一、命题十二、命题十三、命题十四、命题十五)完善理论体系的发展动力、话语传播、知识集成、组织协同与法治支撑,确保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这一架构既回应了现有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又为审计实践提供了系统性指引。

(二)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深化:

1. 理论模型与评估指标转化。将核心命题转化为可操作的理论模型与评估指标,如构建“审计治理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可初步设计量化“经济体检”功能的风险预警准确率、问题整改率等效果指标,增强理论的实践适配性;建立“四位一体”协同效能评估模型,从“成本节约、效率提升、覆盖扩大”三个维度衡量协同效果,为实践提供精准指导。

2. 新技术对审计理论的影响研究。重点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给数据驱动审计的理论注入新内涵。例如,在审计程序自动化和风险模式识别这两个方面,深入研究怎么建立一个可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框架,同时把它的责任边界搞清楚;研究区块链技术如何固化审计证据链、如何支撑跨境审计协同,同时推动建立相关技术标准,建立智能审计的理论体系。

3. 国际比较与话语权提升。深入开展国际比较研究,从中国审计实践中提炼出对全球治理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意义和经验。例如,系统对比中国的党领导审计和西方独立审计这两种模式,从制度逻辑、适用条件、治理效能三个角度分析它们的差异;以可持续发展审计、数字经济审计等议题为切入点,主动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架构与实践经验,借助国际顶尖学术平台进行传播,提升中国审计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必将不断完善,为推动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全球审计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刘家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与实践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15(9):64-83.
- [2] 董大胜. 国家、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 审计研究,2018(5):3-11.
- [3] 彭华彰,戚振东,刘军,等. 审计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研究[J]. 审计研究,2020(5):3-9.
- [4] 孙宝厚.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若干问题的思考[J]. 审计研究,2018(4):3-6.
- [5] 王会金,郑石桥. 中国特色审计领导体制的理论逻辑和框架设计[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46-51.
- [6] 中共审计署党组. 更好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J]. 求是,2023(21):18-24.

- [7] 周方舒.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审计管理体制深化改革逻辑分析[J]. 会计之友, 2025(1): 100-105.
- [8] 刘明辉, 刘雅芳, 滕立.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国家审计文化: 深厚底蕴、时代标识与路径指向[J]. 会计研究, 2023(7): 3-17.
- [9] 王帆, 谢志华. 政策跟踪审计理论框架研究[J]. 审计研究, 2019(3): 3-10.
- [10] 审计署武汉特派办课题组, 程光, 陈超, 等.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创新与发展研究[J]. 审计研究, 2018(4): 18-23.
- [11] 黄溶冰.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研究: 十年综述与展望[J]. 兰州学刊, 2023(4): 61-70.
- [12] 郑石桥, 刘星锐. 研究型审计: 内涵、类型及运用条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2(1): 18-25.
- [13] 王扩建, 宗毅. 以“审”促“新”: 研究型审计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向度与进路[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5): 24-32.
- [14] 杨柔坚.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J]. 审计研究, 2024(1): 18-27.
- [15] 卢晓雅. 高校内部审计智能化转型: 框架建构、实践机制与挑战应对[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6): 11-20.
- [16] 王禹, 魏莱, 潘俊. 科技强审: 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的市场经济效应——来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的微观证据[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5(3): 109-123.
- [17] 李璐璐, 上官泽明. 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与民生性财政支出[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 22(6): 21-32.
- [18] 审计署上海特派办理论研究会课题组, 居江宁, 高杰, 等. 大数据技术在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中的应用研究[J]. 审计研究, 2020(2): 16-23+58.
- [19] 秦荣生.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建构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J]. 审计研究, 2024(5): 17-25.
- [20] 董必荣, 徐志耀, 陈汉文. 论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1): 1-15.
- [21] 刘明辉, 王扬. 中国自主审计知识体系之建构[J]. 会计之友, 2024(18): 144-161.
- [22] 吴秋生, 刘垣钰. 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策略研究——基于自主知识体系涵义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5(3): 1-9.
- [23] 刘明辉, 祁渊. 中国自主审计知识体系建构的十大战略主张[J]. 财务研究, 2025(6): 19-33.
- [24] 刘明辉, 刘雅芳, 滕立. 道理—学理—哲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的制度基础与逻辑进路[J]. 财务与会计, 2025(22): 32-40.
- [25] 孙宝厚.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模式的思考[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1(1): 3-6.
- [26] 汪德华, 侯思捷, 张彬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审计: 百年历程与发展启示[J]. 财贸经济, 2021(7): 17-25.
- [27] 姜江华, 刘誉泽, 杜相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 发展历程和改革重点[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9): 58-62.
- [28] 侯凯.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J]. 求是, 2023(2): 29-34.
- [29] 徐彰, 李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1(5): 12-13.
- [30] 胡泽君. 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作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旗帜, 2020(2): 52-54.
- [31]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21): 4-10.
- [32] 刘旺洪. 强化审计政治属性, 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1): 4-6.

[责任编辑: 刘 茜]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Audi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fteen Core Propositions and Thei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LIU Minghui¹, HAN Xiaofang², LIU Yafang³

(1. School of Accoun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3. Wealth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anghai Branch, GF Securities Co., Ltd., Shanghai 200120,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audit knowledge system represents the core mission of audit the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Grounded in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regarding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central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constitutes the distinctive conno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audi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can a logically coherent and systematically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With "Party leadership, people-centerednes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s its core logical thread, this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among fifteen core propositions through a hierarchical framework of "meta-propositions, value propositions, foundational propositions, functional propositions, and guarantee propositions." This forms a complete theoretical loop encompassing "essential attributes, value orientation, practical pathways,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he study aim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Western audit theory, construct an audit theory system that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system and aligns with the need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audit profession.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udit theory system;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re propositions;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Party leadership; the auditing discipline